

绝对

悬念

档案

◎林一 编著

第四次发射

disicifashe

绝对

悬念

档案

第四次发射

林一编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悬念档案 / 林一编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08-557-4

I . 绝… II . 林… III . 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355 号

责任校对：赵金良

责任印制：孟祥纯

绝对悬念档案

编 著 林 一

出版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247120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0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557-4/1 · 51

全二册定价: 30.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好孩子纯一美	1
丽斯的姐姐	9
邮筒背后	17
利奥的钱包	21
善良的敲诈犯	25
第四次	33
伊丽姨妈	39
自取其祸	46
惩罚	53



天衣无缝的谋杀	56
出售安全的人	60
搭车的人	65
警长乔治	70
失踪的孩子	76
长舌妇艾尔玛	82
302号	88
第四次发射	93
职业杀手	100
我怎么就没有找到	106
阿星的老师	113
发行量	117
车祸	125
千面怪盗	133
判断错了	142
想干掉查理的莱斯	146



他的太太	150
要命的雨伞	155
悲伤的安德森	161
真凶	167
会计	173
吓懵了的医生	182
复仇的鲁克	187
最后的手术	193
没想到的事	198
哈桑姨妈	208
一条疯狗	220
萨米特太太去世了	227
香格格	232
直觉	237
雇主	243
同病相怜	251



结婚戒指	259
辣椒粉	263
追踪赫尔	273





好孩子纯一美

这是伊豆诸岛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岛屿，环境宜人，美丽富饶，岛民们单纯平和，过着世外桃源般闲适富足的生活。民生银行不知怎么看中了这块地方，派人过来开了分行。岛上人口有限，居民们又过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跟外界交流不多，所以，银行的业务不是很多，直到三江友枝子到这里，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善。

三江友枝子是位活泼可爱的姑娘，虽然来自东京，见过大世面，据她说，她的出身也很高贵，是皇室的远亲，但她没有一点小姐的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三江友枝子不坐在银行内办公，而是走家串户，帮岛民们做家务，与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城市人的生活，其中一项，便是城市人把钱全部放在银行，而不是藏在柜子里。

岛民们在感受新奇的城市生活的同时，接受了三江友枝子的思想，于是，银行业务陡增。三江友枝子也因此受到总行的嘉奖，并在半年后，升任这个只有3个人的小行的行长。





三江友枝子是女人，不好与男职员们住在一起，所以，自从上岛的那一天起，她便租住在纯一美家里。这是个只有母女二人的家庭，母亲阿崎为人缝补衣物挣钱糊口，而纯一美则什么事也不做，终日东游西荡。她仅比三江友枝子小一岁，两个人一般高，模样也有些相像，只是三江友枝子举止高贵文雅；她则粗俗不堪。人家已是银行行长，她却是离了母亲任何事也不会做的无赖。

岛上的居民对纯一美都没有好感，虽然她并不曾招惹过他们，只是阿崎将她看成一朵花，得机会便要向人夸耀自己的女儿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出于对她的尊敬，人们并不当着她点破，但私下里议论：“这个阿崎真是糊涂，出来进去的守着三江友枝子这么优秀的姑娘，怎么也看不出自己闺女是个坏孩子呢？”

纯一美跟任何人都处不好，独独跟三江友枝子很投缘。每当三江友枝子下班回来，她便随了她走进后院她的寝室，两人有说有笑的，有时会到半夜。阿崎则坐在前屋的过道上，喜滋滋的听女儿的说笑声，直到她从后屋出来，才一起去睡觉。

这天傍晚，三江友枝子照常在下午 6:30 准时回来，看到阿崎坐在过道上，便停下来与她招呼，阿崎则递个板凳给她，说道：“坐下来，说说话。”

三江友枝子顺从地坐下，说了些缝补方面的





事，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纯一美呢，怎么没见她在家？”

“刚刚跟我要钱，我没有，躲在屋里生气呢。您是知道的，缝补衣服只能挣到一点点钱，勉强能够日常用度，哪里还能供她打扮。”阿崎哀声叹气，似乎为自己没能力满足女儿的欲望而愧疚。

“我该多给您一些房租。”三江友枝子说。

阿崎慌得两只老手乱摆：“可不敢想的，您住在这里已经是对我们大大的照顾了，怎么还说加钱？您这是看不起我老婆子。”

“大娘您真是个善良的人。”

阿崎笑了：“您真会说话。”

“您应该让纯一美去学些什么，这么大了，总不好——恕我冒昧，总比虚度光阴强一些吧。”三江友枝子尽量选择着好听的字眼，但她的话还是把阿崎激怒了。

“纯一美是个好孩子！”

话不投机，三江友枝子起身告辞：“我想我该去后屋了。”

“哗啦”，一兜子钱币抖落下来，三江友枝子慌得赶紧去捡，阿崎也要帮忙，被她制止住：“不用了，我自己能行的。”说了又觉得过意不去，边捡边解释：“伊豆总局要为你们这里修建一个港口，知道这事的人太多，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由我随身带着，幸好这事发生在您这里，要是抖落在别处，后果不堪设想。住在您家里，真是我





的幸运。”

捡完钱，三江友枝子急忙提兜进了北屋。阿崎随即听到插门声。“一个小姑娘家，负责这么重要的事，真不容易呀。”她唠叨道。

不知什么时候，纯一美站在了她身后，目光冷峻地望着北屋：“我恨她！”

阿崎吃了一吓：“你说什么？”

“她不该有这么多的钱！”

“孩子，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

“不用你管！”纯一美恨恨地一摔门，重又走进屋。

阿崎紧跟了进去：“纯一美，你是个好孩子，不兴有不好的想法。”她抖抖地从衣服里层摸索了半日，掏出一叠钱来，“这是十多块钱，你全拿去，爱买什么买什么。”

纯一美不接，阿崎硬塞进她口袋里：“我就这么多钱了，明天渡边来给衣服钱，我全交给你。”

纯一美没吭声，调头出去了。

阿崎做好了饭等了两个小时，纯一美才回来，满嘴酒气：“妈你吃吧，我吃过了。”

“又去横路角荣的铺子了？”

“去了。”纯一美往床上一倒。

阿崎在暗影里垂泪。

“我去她那里玩会儿。”纯一美躺了一阵，从床上爬起来，旁若无人地走向北屋。





阿崎听见敲门声，开门声，关门声。她想把女儿拦住，她怕她做出什么傻事来，但她没有动，静静地坐在床沿上。

时钟敲过了 12 下，阿崎听到有脚步声从北屋过来，停了一下，过道通向外面的门被打开了，脚步声出了门，渐渐地消失了。她想冲出去，对那人高喊：“站住！你要去哪里？”但她没有那样做。

她静静地坐在床沿上，想着心事，丝毫没有觉察到已经出现的灾难。直到外面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她才知道，北屋房着了。

一阵忙乱后，救火的岛民们发现了一具半焦的尸体，尸体的面部已被烤得稀烂，但人们还是从遗骸上发现了几粒金属纽扣，很显然，那是银行制服上面的。

三江友枝子死了，那兜钱币连同兜子也不见了。

“纯一美呢？”有人开始发问。

没人找得着她的踪迹。

警察来了，岛上出现这种事还是第一次，所以，局里的 3 名警察全部来了。

“纯一美在哪儿？”

“是啊，她在哪儿？”阿崎茫然道。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晚上 10 点左右。”

“你知道钱兜的事？”





“知道。”

“纯一美知道吗?”

“知道。”

这时，田中村夫来报告，他的快船不见了，那是他刚刚买来的，全岛最先进的船，乘着它，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夜晚，只须半个小时就能登上本土。很显然，她驾驶着那只船跑了。

可怜的阿崎完全垮了，目光呆滞，一动不动，但是，当警察离开时，她却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抓不住那个妖精，但我能！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以后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送活到她这里来的岛民们越来越少。这倒不是她的手艺差，不认真，相反的，她比以前更重视活计的质量，而是因为对纯一美的嫌弃，对那幢房子的厌恶。到后来，她基本是靠大家施舍度日。

她像一株即将干枯的老树，虽然还活着，但大家都明白，那不过是为了一口气。

她姿式不变地坐在过道里，手里拿着一根极不相称的拐杖，那是一根质地坚硬的粗木棍，棍头儿上有个瘤子一样的大疤，像个榔头。

在等待了漫长的5年之后，悲壮的一刻终于到了。

那时是个阴湿的傍晚，下了一天的雨刚刚停止，岛上弥漫着浓浓的黑暗与水气。一个暗影走过来，准确地说，是脚步声传过来，因为，当她看清这





是一个女人时，她已经近在咫尺地站在了她面前。女人穿着黑色的裙装，低低地戴着布雨帽，剩下的脸部也被浓密的黑发遮挡着。

阿崎感到一股热浪从心头升起，随之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兴奋起来，过分的激动让她喘不过气来。

“天哪，她终于回来了！”

她压抑着，尽量使自己显得平静些：“您有什么事情吗？”

那女人道：“啊，我只是路过，随便走走。”声音温柔、陌生。

“不介意的话进来喝口水吧。”阿崎移开她的手杖，为她让开路。

她犹豫着，但还是迈了步子，一步，两步，三步……当她迈到第五步时，她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力量之大，连疼的感觉都没有，她便扑倒在地上。

“妖精，妖精！终于等到你了！”阿崎兴奋地大喊大叫，拐杖被舞得呼呼地作响。那个瘤状的棍头上，沾着地上女人的脑浆。

岛民们听了她的叫喊奔涌过来：“你打死了人？”

“是的，我打死了这个妖精。”

“纯一美回来了？”

“不，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有胆大的人，挨近女人的尸体，揭去她的帽





子，拨开她的头发：“天哪，是三江友枝子！”

“怎么会是她？她不是被烧死了吗？”

“不，烧死的不是她，是我的纯一美。”阿崎悲恸地说：“这个妖精杀死了她，给她换了衣服，又点着了我的房子。当时我就听出了她的脚步声，但我不知道北屋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等着她，你们还以为我在等着纯一美，你们被人蒙蔽了！”

阿崎哭了，泪水从皱纹间流淌下来：“纯一美，是个好孩子，她不会做那件事的。”





丽斯的姐姐

丽斯来到警察局报案，她的姐姐潘宁顿小姐失踪了。

她们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妹，同住在一栋公寓里；她俩因为同母异父，姓也就不同。姐姐潘宁顿 30 岁，是个大高个子，粗嗓门，下巴左边长了一个一元硬币那么大的黑痣，上面还有一撮毛。据大家说，她是个十分虔诚的宗教信徒，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妹妹。妹妹 20 岁，也把姐姐视同母亲，因为她的母亲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便去世了。

丽斯告诉警察，姐姐借口身体不适，3月12日去了韦斯特本。那个借口也貌似有理，因为她近来神经确实非常紧张，时不时会犯歇斯底里症；她妹妹常在半夜见到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大声祈祷。不过她这次走得还是很突然，没留下具体通信地址，只让妹妹把信寄到韦斯特本邮局候领处。

于是，她就写信到那里，隔上三两天还能收到姐姐潘宁顿的来信。可是，自从收到星期日的





那封信以后，她有 10 天没得到姐姐的信息了。

“她肯定出事了。”丽斯说：“她是一个老处女，脾气也很古怪，她一定是出事了。”

丽斯姐妹在本地也算是富人，所以，她们的案子很受重视，警长命令我星夜兼程赶往韦斯特本。

我先来到了那里的邮局。

刚一形容潘宁顿小姐脸上那颗大黑痣，邮局职员就说记得有那么一位女士，甚至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日期，那个日期是她给妹妹写最后一封信的前一天。丽斯小姐后来写的 5 封信就没有取走了。

我心想潘宁顿小姐恐怕患有某种妄想症，不过她还算清醒，不打算让她心爱的妹妹知道她有意自杀而感到痛苦，因此小心翼翼地安排好自己的计划。我越琢磨越觉得有理，可是很快我便了解到那原来完全是另一码事。

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小镇，房子依海边而建，大约有 500 户居民。

这个小镇也自有它的优点，主要的是镇上只有一个信息中心，那是一个杂货铺，由一对夫妇掌管。他们 15 岁的儿子乔也帮忙，全家三口人都很机灵，观察也很仔细。

他们告诉我，那个长黑痣的女人就租住在他们在海边的房子里，而且还跟着一个英俊的小伙子。